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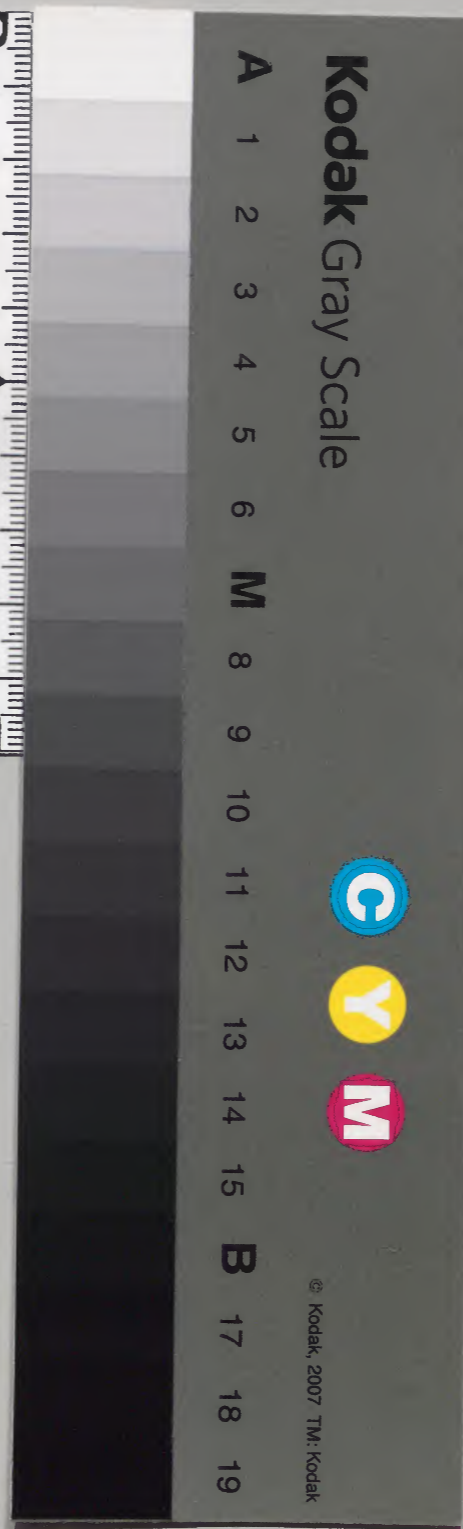
後編鳩巢先生文集 六

					和書門
二五	八九	三三五	二二五	三三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門内				
二五		三三五		和書
冊	架	函	號	類

史七

内閣文庫	
番號	和32255
冊數	25 (16)
函號	205 236





後編鳩巢文集

卷之六

東都門人 豐浦伊東貞編輯

薩摩 門生山田君豹校

書

答南國華書

前月所賜書并詩一篇皆達于此又得家嚴南山翁

之書始聞比來貴恙稍向平善足下侍奉無他欣慰

欣慰但秋後殘蒸逼人殊為可厭未審尊翁道履何

如想日清嘉耳僕始見足下未成童時所作東叡山



詩及其他諸篇嘆其宏壯富麗有大方家之規模也其後足下稍長詩名日進金石並奏動輒合度雖老成之人莫能及之又為之嘆曰自古幼而穎悟者不為少既長而有成者幾人蓋亦鮮矣得非自恃其材而不強於學者乎夫材出於天學而成之在人今南氏之子自強而不息如此其所成就豈可量乎僕於是果有以信南山翁義方之教不可誣也因又以為苟使下世之為父者皆如南山翁為子者皆如中國華君則天下豈有材而不成之患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國華君之謂矣此僕曩昔所懷藏之於心久矣不料千里寄書來賀老夫之登進意指殷勤為賦甚厚其於常人得之猶以為喜况在足下之賢乎顧僕與南山翁為同門友豈足下以父執見愛敬至於此耶僕嚮者以為足下長於詩而已未見文章之美也今也鋪叙有法條暢不迫波瀾橫發轉折成趣駁駁乎將追古之作者而及之何其壯哉古之善於詩者未必善於文也善於文者未必善於詩也若足下則兼之豈易得乎獨其於僕則揄揚過當稱譽不倫



雖以平素眷愛之深然僕驚下何以堪之僕生不肖其學與行皆無足取加之犬馬之齒五十有四衰頹日加荒廢滋甚自分長為隱吏以終餘年無復用於天下間者

朝廷謬聽千里而徵之使草莽之士一朝與群賢齒於廟堂之上雖幸遇不諱之朝親承堯舜之化然材薄質弱處非其所恐有以致冒進之患招曠官之咎遂為天下所觀笑是故常存危懼不敢自安自始蒙召以來其心搖搖如懸旗耳此僕之真情所布於足

下者足下能亮之否若徒以為自謙而已則非知僕者也僕前日邂逅新井公公與僕論當代詩人深嘆祇白玉之材以其出謫居見在都下為喜次及足下事以東來之晚為恨即託僕寄書南山翁促之僕風聞朝野之說韓客當以八月後來聘想一代詩客文人必與交接豈復有如白玉者哉豈復有如國華者哉僕謂韓客見二君亦必驚嘆以為國家人材之美於前古有禪於盛世也多矣庶幾以時一來以副人望竊思新井公之意蓋



亦如此來詩最為雅健使人吟唱無已遂漫和其韻以酬之屬僕家累從賀東遷至此實偏處隘宅之中日苦於多事猥雜以故倉卒裁書不能詳悉伏惟寬恕而亮察之

與朝鮮李學士書

日本英賀室直清頓首拜書朝鮮李學士足下前二日見足下於賓館之中既知風流詞藻足以為絕世之士但言語不通為可恨耳顧僕之不肖獨以衰老薄劣周旋其間誠可愧也然區區之意有私喜以為

幸者如足下之賢使僕生於足下之鄉因其通家邑子以求識於左右有得有不得焉今各為異域之人一朝相會於咫尺之間詩賦相屬有如數十年舊識者生有幸遇如此而不為之盡言恐不免有失人之譏焉故敢略陳其愚唯足下察之僕始聞足下東行之役竊為足下憂之以為足下出入玉署摘藻翰苑凡幾年上之有以參謀議佐燮理而贊休明之治下之有以照簡策耀鐘鼎而垂不朽之業此其所職之重豈復諸司所比哉僕嘗謂丈夫生不為宰相則為



學士足矣今也違論思之從容從跋涉之崎嶇度波濤踰險阻萬里而東傷家鄉於絕國感風土之異宜其所經歷羈旅艱難與夫怫鬱不平之情為何如哉此僕之所以為足下憂也及其見足下面接光儀大有不然者恢恢其容如鯨鯢縱乎春海之中揚揚其色如鵬鶚翔乎秋天之上雖其對殊俗見異徒於人情有不安者日與衆客優游翰墨獨無幾微出於言面僕於是恍然自失疑足下之為人以為秦漢間好奇立功之士古之人固有投筆硯而志於取萬里封

侯者足下豈聞其風而興起者耶既退乃察其所以而得之然後知前之所憂與後之所疑皆知足下之淺也何者君子之於道知有天不知有人忠臣之於國知有君不知有身是故天之所命困阨流離秦然處之而不以為憂君子之志也君之所命蹇艱辛楚頽然受之而不以為難忠臣之行也足下少學於家而講聖人之道則有所克養以存君子之志長而仕於國而受明主之恩則有所奮激以勵忠臣之行二者有一於此猶足自得而况足下兼而有之乎曷嘗



以夷險殊視逸勞異觀哉當其行役萬里遠託異國  
雖昔人之所悲以足下視之猶如平生家居之日宜  
乎言笑自若無蒂芥於胸中也方今兩國結信送迎  
以禮足下以此時乃往來遊歷兩國之間周覽山川  
經閱人物亦安往而不開廣聞見激發胸中之豪氣  
哉古人論太史公之文以為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  
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踈蕩有奇  
氣僕謂足下君子之志與忠臣之行則其所素有也  
至於豪壯之氣見於文章而不可掩者此行未必不

助而發之夫既有志行之美以畜於中而出之以豪  
壯之氣如決江河而注注中之海沛然其孰能禦之足下  
之功名自此成矣由是觀之嚮之所為足下憂者所  
為足下喜也此僕於足下始焉而憂中焉疑終焉而  
喜允觀德於左右者二失而一得之若使再觀而已  
幾失足下之賢甚矣賢者之不易知而僕見之晚也  
因自疏其說并呈排律詩一篇此詩於三韓離合兩  
國往來事亦粗已盡之以為未必無可觀者詩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足下無以冗長棄之則幸甚不備



與朝鮮李學士別幅  
 直清頓首所呈排律長篇詩初欲通似三使臺及其  
 他來賓諸君子其題云奉諸使君為此也足下若為  
 僕先容而以詩達焉則其為貺也多矣今此所復云  
 云者詩中及鄭圃隱事又有城門池籩之語聞之太  
 祖革命之初前朝衆臣爭先奔附圃隱獨不屈其志  
 以身殉國可謂忠義之士矣蓋人臣各為其主用分  
 宜也雖貴國亦宜不以勝國之臣絕之嘗讀貴國人  
 所著三綱行實書觀其載忠臣行事以圃隱為第一

則公道之行於國也久矣僕謂圃隱事不當為貴國  
 諱之至於城門池籩之語則取之魏諺所謂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者亦謂當時上國之亂延及高麗耳池  
 仲魚雖是人姓名詳當時俗語之意蓋亦因姓名字  
 戲作池中之魚以為言也不然此諺殊為無謂故今  
 詩又易池魚為池籩以協聲音便對偶非敢失故實  
 也此二事有頗當辨明者故敢布區區幸察  
 與朝鮮李學士嚴南兩書記尺牘  
 諸君奉使萬里外國梯山航海乃抵此王事靡盬賢



勞何如然方今兩國修好兵戈不興海東生靈沐於  
 泰平之化百年于今矣僕意諸君忠國之心宜其樂  
 而忘憂而僕之徒亦得預勝會奉餘歡從容翰墨之  
 間何其幸哉至祝

與朝鮮李學士尺牘

僕始以為公必壯年之人今謁見齒德之高出意外  
 而乃受任聞外往來萬里其氣豪壯殆如盛年他日  
 伏波矍鑠公優為之豈所謂丈夫老而益壯者耶使  
 人生敬

與笠原處士書

僕聞足下之名久矣去歲之冬有一書生從洛陽來  
 告僕云處士前年北赴賀其志在下一覽金澤形勝因  
 過僕草廬欲中一相見以償宿志既發京行數日會同  
 行人病不得前處士義不忍棄遂扶持其人半途還  
 京以故不抵賀僕當日聞之為之嘆息至今猶有遺  
 恨以為僕之不見處士命也蓋交友相信之深自古  
 難之如下呂安之於嵇康王子猷之於戴逵每相思往  
 來遠道不吝去留凡所見於歷史如此類者蓋不過



得一二於千百而已耳况今之世淳源日散衰薄成  
俗古人之風久已泯滅求其與二子之舉相若者寥  
寥乎其無聞焉若足下顧僕於數百里外又視同行  
之病不見僕而反以事則偉以義則高庶幾與古人  
相上下可謂絕無而僅有者顧僕材德俱薄道藝無  
取而叨辱足下盛眷如此得無自愧於心乎然不謂  
之知己則不可也僕雖不肖敢不感激因賦詩一章  
以寓謝意其餘待於相見之日乃盡之不備

答堀正修書

四月十二日英賀室直清頓首再拜復書堀君足下  
僕昔從恭靖先生于洛陽之錦里與其愛婿蒙窩君  
遊乃恂恂篤學人也當日交未熟心既親之既而聞  
之傍人云君為名家子所謂尾之大儒杏庵先生者  
君大父也於是知其家學之有傳益鄉慕之僕時年  
最少未能與之議論往復以窮其淵源而私自語以  
為天將復興夫人之家乎杏庵先生學行之懿至今  
為人所稱而我先生又以道德文章為世儒宗今兩  
家婚媾合美毓秀他日生兒必英傑之人事固有不



偶然者。將復興夫人之家乎。其後北還藩國。日夜  
役。役就職。顧念錦里交遊之盛。夢寐不能忘。未幾我  
先生遷捐館舍。蒙窩君亦先下世。由是益與同學諸  
友絕。問不相通。二十年于今矣。去歲被召至東都。見  
菊潭兄於其家。問無恙。外先及錦里交遊事。菊潭兄  
云。蒙窩有胤子某。我自出也。僕於是始識足下之名。  
知故人之有後。輒復感念往事。悲喜交集。久之不能  
已。又自嘆僕老踈。懶日加不敢。自求於賢者。而賢者  
亦宜無求於僕也。何由得與足下相識乎。今也賜書。

下里致言。禮意殷勤。所以假借。不肖甚至僕材腐行  
荒而老及之。環顧其中。無以少異於人。何所有而受  
足下之知。至此哉。但區區故情。所為蒙窩君慶者。足  
下以盛壯之年。能好學求益如此。其必昌大。乃祖之  
業乎。是僕之所見於昔者。不謬於今也。足下之書。以  
為僕文有可觀者。遂信之。篤執之。固往往於宗族交  
游間稱之。甚矣。足下之見愛也。足下誠非佞譽之徒。  
而言之如此。其於僕之文。或者有所取焉。然耳。僕少年  
時學為文。又時時撰著。以自驗其視古之作者立意。



命辭不甚相遠至於舉一篇而觀之音響節奏絕不相類於是復取古人之文讀之有年然後知文章先知結構之法為要工拙其餘事也夫為文猶為屋也經史百子採材之林也至於結構之法則在作者之自得耳今夫梓匠匠氏善於結構之法者也其採材於山也斧斤之所伐牛馬之所負充物倚疊如丘如陵而用之以成屋則窈而深之以為室巍而敞之以為堂以暨壺闈之內通廊廡之旁圍前後左右高低廣狹各得其所無不周備而嚮之如丘陵者無一遺

焉若夫內堂而外室下棟上榭前後失位廣狹失制間架參差衆材紛糾雖究天下之奇麗亦不足觀也已自唐以來獨以文章名百世者唯韓柳歐蘇為然蓋其識趣之高巧力俱到先得結構之法在已所以變化百出無不可也何者合衆理而經緯之綜群言而條貫之如五色之在組相雜而不紊如八音之在樂並奏而不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不得不止天下之至文者也今之為文者異於是務為馳騫乎空蕩不知結構之有法其措意也輕易其尚辭也浮靡輕



重無倫長短不裁闕功於斧鑿之餘競爽於分裂之後非素條貫之所達無復經緯以成之閃爍而合離披而散忽觀可喜咀嚼無味甚者摘凡經傳中奇語難字布瀆填補於其間徒取悅俗人之目以為得之嗚呼亦鄙矣凡若斯者豈足以為文乎尚何工拙之有故曰文章先知結構之法為要工拙其餘事也僕固非善文辭者庶幾知而好之云爾讀足下之書知其志遠思深與僕同好故其所得於平昔者不得不為知己言之足下試觀之不以人棄言則幸矣直清

頓首再拜

六月十九日直清頓首再拜習齋堀君足下前日不

自揆以區區所見奉答來意而足下不以為非又見教以古今文章大義皆高明所獨詣自得者使僕之愚得與聞焉何幸如之僕前書卒易指左右為知己而足下以為望外之喜雖自知見愛之深然推獎之意何以當之徒增慙懼而已但僕此言有可終其說者來示以為凡稱知己者志令行均平生相信所不



與父子昆弟言輒與言而無隱乃可若推知己之言  
固有如此者然僕未識足下之面不知志趣同異議  
論從違何如而其於通問之初遽以知己稱焉者此  
又有說也太抵以知己相稱自戰國以來有之越石  
父謂晏子為知己以脫己於囚也豫讓謂知伯為知  
己以國士待己也凡如此之類率皆為一時感激之  
言何必如來示之說而後可以稱之若來示之說則  
相知之極者也僕所交接士君子頗多亦有推許僕  
之文者如足下與僕無一日之雅而緘書千里之遠

寵予之言不一而足其不拘形迹敢為眾所不為如  
此不謂之知己可乎至於志趣同異議論從違非嚮  
之言所預論也雖然世必有白雪之歌然後可以語  
國中之寡和世必有青山之曲然後可以論天下之  
知音今夫巴人之善謳趙女之善琴不過以為淫哇  
啁晰聒耳之曲而曰我待天下之知音者聽焉人其  
有不笑者乎今僕之文非素白雪青山之曲而妄取  
於賢者以為知己得無與巴謳語寡和趙琴論知音  
相類歟先賢戒乘快而失於言者為此也既以此自



咎又自解之曰昔人聽賈人之鳴鐸而知其諧太樂之調聽者誠為絕世之識鳴者實為牛下之鐸夫牛下之鐸鄙矣不可以與太樂之調比也但其聲響之末僅有與律合焉而深於音者知之耳僕之文牛鐸也而足下取之是昔人之有取於鐸也至於聲響之末僅有與律合焉則僕亦不敢自謙也來示又論文章以為有大家之體有雕蟲之體其雕蟲之體為之不若不為之為愈嗚呼明哉其言之也其論大家與雕蟲之異皆當獨不知其所謂大家之體者謂文章

耶學術耶詳來示之意固以文章言之然其論遂及今世老師宿儒以為其文或以混浮屠之說或以飾鬼譎之行皆不得大家之體此又似并學術言之恐其說與前意相妨而有不通也夫韓歐之文姑置不論其他柳宗元蘇軾兄弟浸淫浮屠蘇洵好道權變王安石行為矯激皆不免來示之議而足下又於其後取宋濂方孝孺以為大家濂亦以該博之學馳騁釋氏之書其文於贊佛論禪旨最長然此數子者古今推以為文章之雄何也豈不以其本於心源貫於



事理言一出而成章有不可磨滅者乎今世之稱老  
師宿儒者僕亦知之其著論尚平易者以擬昌黎之  
原道其屬辭務精密者以倣紫陽之經說然平易則  
平易矣奈其淺近類鄉約榜諭之言精密則精密矣  
奈其猥瑣似箋注語錄之書要之其於文辭皆學之  
不深故也至於混浮屠之說飾鬼譎之行當別以學  
術之誤論之耳蓋三代而上文與道不相離詩書六  
藝之文雖異不過以為道德之光華而已聖賢何嘗  
學作如是之文乎自秦漢以來道德日衰而文之用

日廣賦頌也議論也奏疏史錄也締忠有二拙施言  
有異同未聞有不學作文而能之者也僕謂今之學  
作文者當以詩書六經為源而觀於秦漢唐宋以盡  
其變資於濂洛閩閩以正其趨庶幾足以明道乃所  
以為儒者之文也若足下所稱方孝孺之文在明尤  
為傑然者僕十七八時從人借遜思齋集讀之皆韓  
蘇之文程朱之學也豈僕所謂儒者之文者耶此人  
學於潛溪而志氣英發議論正大則遠過之矣偉哉  
然其文傷於峻急刻厲少悠長之思此其所短也又



記恭靖先生在京時酷愛韓文無日不讀每出輒以韓文自隨及晚節東遷後又愛明楊守仁之文常以其集在傍有暇頻頻讀之一日語僕曰舜水朱氏甚敬守陳得其文必改容稱嘆僕觀守陳之文明潤雅麗誠可愛也史稱其文詞藻雅信矣但稍纖弱次精彩非復宋濂劉基之倫為可恨因嘆文章亦一難事也而今之人往往以易心求之宜乎其不及古人也辱足下眷厚而取盡所懷略不辭讓季夏土旺溽暑應候伏惟因時自愛直清頓首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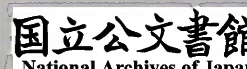
答堀正修第三書

九月二十五日室直清頓首再拜習齋堀君足下僕前書所論有未得足下之意者茲復辱書開論至再至三未已甚哉足下之不見棄也僕雖不肖敢不感激但恨僕之愚雖以開論之詳悉猶有不免於疑者既曰辱足下之知而有疑不敢請焉非僕平生之心也古今以韓柳歐蘇為文章之傑而近世又以南豐臨川配之號稱八大家今足下於八家中所許為大家者韓歐為最而曾次之三蘇則予奪相半柳以曲



學說道王以執拗亂經皆不取其他取於唐陸宣公  
宋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及程朱之文以為大家之體  
此皆曠世未聞之高論非足下卓然之識乎若區區  
所見則不然夫大家之言非古也然近世以此品論  
文章家則所謂大家云者當專以文章材量大小言  
之凡此八家者其於文章材量大小相敵則均謂之  
大家可也若足下所言詭道亂經之云則是其坐學  
術之不正者初不害為文章之大家也故僕前書以  
為此當別以學術之誤論之耳若夫陸范以下諸君

子雖其論治之疏明理之文有足立言萬世者然其  
所長不在文章又不下以文辭為意故其文章材量不  
及韓柳之徒遠甚今以此數君子為文之大家恐不  
可也來論以為學術與文章相表裏又曰文章與學  
術相上下僕然前說而不然後說也蓋韓歐有韓歐  
之學術程朱有程朱之學術其縕蓄皆見於文文中  
義理之淺深小大必如學識所至乃已此足下所謂  
學術文章相表裏者歟然程子定性書好學論朱子  
仁說論知行書之類韓歐不能作者非文辭之不及





也其學識不及程朱也韓子原道原性歐子本論朋黨論之類程朱不能作者非學識之不及也其文辭不及韓歐也故古今論學術者必宗程朱論文章者必宗韓歐良有以也以此言之所謂文章與學術相上下者亦恐非通論也又曰文章顧其趣向之正不正何如耳工拙非所論也此言以為君子立言之法則固當矣以為品論文章之法則不可也夫論文章若論工拙未有捨工拙而可以論文章者若捨工拙而專以趣向之正為大家則三代以後文章當以周

程張朱為第一家而韓歐之徒反居其下然足下論大家不敢以程朱先於韓歐者豈不以程朱之文有不及韓歐者乎是雖足下亦不得不捨工拙而論之也又曰學術與文章猶理之與氣謂之不相離者而可僕謂學術有邪正文章有工拙學術正者文章不必工文章工者學術不必正故學術當以學術論之文章當以文章論之二者小大美惡不相揜然後其論平正各得其當恐亦不得遽以理與氣比而喻之也凡此皆因來書之言敢以獻疑惟足下察之嘗謂



理一分殊之言程子論西銘云爾其實則格致之要  
法論斷之極則也今以此言論之來論於理之一者  
則得之恐未察於分之珠也蓋自其一者言之一道  
術無不包也自其殊者言之道術文章各一事也夫  
原於一理以盡萬殊惟聖人為然若來書所引荀卿  
之言宗源應變曲得其當者是也自聖人以卞其材  
或長於彼而短於此其學或精於此而粗於彼故孔  
門諸子有以德行稱者有以政事稱者有以文學稱  
者有以言語稱者若槩以一理而論之政事言語皆

道德中事也而所謂文學者亦不外焉為政以德有  
德者必有言是顏閔之徒亦於政事言語非不能之  
然政事必曰求由言語必曰賜予何也蓋材之所長  
學之所專有以擅其美極中其盛而顏閔之徒有不及  
焉此分之殊者然也若謂君子德行而已冉有宰我  
德行不修而獨有政事言語之材君子不尚焉可也  
遂以此排冉有宰我之材而曰非政事與言語之選  
則不可也矧又於政事科中以聚斂去冉有於言語  
科中以短喪去宰我而獨取季路與子貢又謂政事



言語不與德行相離者而遂以顏閔配之並以政事若言語之科稱焉天下其誰以為然者今足下論文章家亦有似之將欲以一理混分殊而合之也其務實歸本之意非不善矣然持論如此恐有往往固滯而不通之患不若分之珠者各從其事而論之為公且當也僕嘗讀昌黎答李翊書及柳州答韋中立書觀其自叙所得於古者深遠廣博各極其趣浚源漑根待其自得而後發之渾渾乎其遠矣洋洋乎其大矣宜其方駕並馳以為文章之宗也其他如歐如蘇

如曾如王雖未見自叙之詳然其見於文者汪洋不可津涯則其所得之深可知豈遽出韓柳之下哉觀老蘇上歐陽內翰書亦可見矣明興文章之盛比唐宋無愧焉凡三百年間詞客文人接踵追蹤騁巧逞技鳴動一代將下跨韓柳而駕歐蘇然自識者觀之或張浮誇之言以為大或飾崛奇之辭以為高率皆淺淺者爾曷嘗履韓柳之閭闔而窺歐蘇之藩籬哉今足下深厭而屏之乃撰其平實近正者斷然獨取宋濂方孝孺之文以為宋則叙事條暢方則議論英發



皆得作者之體誠知言矣僕謂二子固為明文之傑  
出者第不知有渾渾洋洋如唐宋大家者否足下取  
其條暢英發則是矣至其品論文章以為其成就之  
大在此而不在彼已則無乃矯枉過直乎竊謂失之  
矣如曰下文以明道辭達而已何以渾渾洋洋者為僕  
亦固曰君子立言之法當如此也又蒙示及蔡靖先  
生遺文事使僕以盛意傳之菊潭君前日偶與君會  
具以足下之言達君言近以此為意方收其散逸在  
此想其編次序列以成一家之言將者日矣足下待

之可也季秋霜降方寒伏惟君子攝養為宜直清頌  
首再拜

答三宅緝明書

直清頌首回書三宅尊兄案下僕前年在賀時或人  
以下兄題楠正成碑之文與僕僕竦然改客謂曰三宅  
君何人此非世俗之文也其人為僕言君少學於京  
與山崎氏之徒遊其在同學中最為魁然傑出者僕  
於是知兄之學有淵源其見於文辭者不過然也去  
年辱同徵召得與兄數數相見于此其會談之間嘗

客恐容誤



有粗及道學之論者又得其文數篇讀之雖未能究其學之底蘊然遠詣博識所資之深自有不可捨者非世之沾沾者所企及也因自嗟新遷于此生理艱難又為俗事所驅未得從容與之議論上下以飽足其心是為可恨耳僕平生讀書稍有所得及所著文頗多甚欲就識者正之前日天漪兄來訪言及文辭事此人能通西土之音號稱文章家乃出僕文稿視之天漪兄就其中一两篇以西音讀一過曰善但文辭傷緊欠一閑字耳僕即言下敬服其後為人作清

操堂記方就會兄使人來因附呈求正以為兄因尺牘往來若面晤之日見教為幸不意賜以殷勤之書藉以謙恭之禮欲誘僕而進諸古人相與之道又條次所駁一一開論使愚者一見無疑於以見兄之篤於友道有不易及者奉揚來意不知所謝僕嘗謂古之君子其出人遠矣然猶待於朋友以成其德莫不忠告善道相輔以進於道今以不逮之資欲追古人及之奈何自立無過之地不求朋友之輔以一人之聞見臆定天下之理而曰我能明善而進於道則



僕未之信也。僕自下，一違師友，索居北藩之地，三十餘年，自以固陋寡聞，欲以求師友之輔，久矣。然今世之學者，率皆不過來示所言兩路之說，自顧區區之學，有不與之合，恐其齟齬而不相入，終於無益。以故居常遑遑，如有求而不獲，乃已。今幸有如兄者，辱同僚之交，僕之償宿志，酬素願，將於是乎。在夫，復何心。傲一日之長，挾尺寸之有護，短慝醜脩飾，邊幅自效，俗人之態，為雖然。僕老矣，精神強力，日不如前，而兄年富志壯，將日就月將，而不已。是兄終無所取於僕，而

僕之取於兄，自益者，往往多矣。如來示所謂有疑就而質之，有誤就而辨之，以脫鹵莽踈謬之習，僕自今以往，所以煩瀆左右者，在此耳。來示又以為不恥下問，學者所難，此誠知言矣。然僕之請教，豈下問之謂哉。是凡自處之過謙，然其曰能脫然於人已之間，撒畦畛廓藩籬，天下無不可問之人者，善乎。達人之宏論也。僕固不當此語，然謂庶幾有勉焉，則近之。今讀來示，自覺頓消鄙吝於胸中，其為貺也已多矣。駁語四條，義皆精確，敢不敬服。其中有於私心未安者，矯



情曲從亦所不敢故此復錄呈以為請具如別幅幸  
無以下再三為瀆而却之但書不盡意自古以然方俟  
親承面諭乃盡之而已不備

答岩淵孝孺書

來書委曲為仲敬先容諭僕以古人相與之道議論  
忱慨直與聖賢為徒恢恢乎其不隘也皜皜乎其不  
穢也豈殆矣口不為世俗語者耶僕雖驚下敢不感  
激賢書云仲敬尊德樂義而汲汲於求道此古人之  
所難也今見仲敬書始終惓惓於求師取友賢者之

言信不誣矣但所施非其人耳然遠境辱知禮意殷  
勤雖有慙德義不敢距今既報答略陳情素書到賢  
亦見之又見諭以仲敬家學之傳云其大人稱四郎  
左衛門者嘗仕本藩首倡正學舉善類一國文學之  
興職此之由僕初見賢之學有異於俗私心疑之東  
奧豈有師儒倡道一方者乎不然奚自得之今聞大  
鳴君事始知師友淵源有所漸焉其疑釋然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鳴君之謂矣嗚呼大鳴君既亡  
矣不可見千里追聞其為人猶使人竦然生敬誠可



尚已賢又別裁俗書示及官路輒軻生理潦倒國中  
交游罕有同調人以故除侍奉其親外兀坐一室日  
夜塊守志業而已僕讀至此不能不慨然為孝孺嘆  
惜焉君子不容於世正論不諧於俗自古之聖賢亦  
然宜乎孝孺之不過也昔孔子厄於陳蔡之間曰吾  
道非耶何為至此顏淵曰然後見君子司馬遷書雖  
不可盡信然世家之言若或有之但釋之者或謂道  
大不容可以見君子則是與老子所謂不笑不足為  
道者無以異也豈所以論聖賢哉嘗謂顏淵之言猶

白歲寒然後知松栢也蓋曰君子不容於世然後見  
持守之素耳此吾徒之所當勉也今為孝孺者當於  
此務抑損少年剛銳之氣益加莊敬持養之功拂亂  
困橫動心忍性安知天之所以成就吾孝孺者不在  
此乎張子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  
女於成旨哉言乎惟一誠於事天者知其言之有  
味矣僕見賢辭氣之間若稍有不平於懷者故及此  
惟賢察之又云本藩人多疑僕出處學術往往與二  
賢之論不合此間儒者少論及出處學術者以此知



貴國學者猶不失軌範僕素行不信於人其貽世疑也宜矣然謂與二賢之論不令則是不為賢者所擯也苟不為賢者所擯則其餘紛紛之議不必論可也若煩吾友斷斷與俗輩爭異同則是亦俗輩爾豈僕之意哉請為僕以此致仲敬則幸甚季冬極寒千萬為親自愛

答岩淵孝孺書

去歲七月所惠書及八月書并疑問一冊相繼俱達多事倉皇曠月不報忽及歲杪又得十一月所寄二

書今此并答極知踈畧近來公私多務加以衰耗日甚倦於應接幸無見答疑問逐項批答粗布愚意其中論溫良恭儉讓一條因前喻始知愚說不穩既朱批及之而又見喻愚說合於謝氏此春秋之說有可取者然分配四時土旺之說遂覺牽強不安若只如謝說以春秋陰陽等大略相比似亦無害不必屑屑以四時分配可也其以易直比夏者夏氣之亨自有易直氣象愚前已體察而得之故為此說耳來喻云此年與同志講經義不已但本州學者好為妖怪之



說外視程朱之言想是神道為崇耳又云本州又聞  
老夫之學多不信間有來扣者因相與以新疏講大  
學其餘縷縷皆已知悉老夫之學何足道惟賢以英  
敏之資抱挺特之志後來所賴在此耳僕頃為林氏  
之子作書齋記其中有曰後孔孟而生者當從孔孟  
而進於唐虞後程朱而生者當從程朱而進於鄒魯  
如此則道得其宗學繇其統將卓然見夫先聖後賢  
合符一揆者無疑焉此等之說雖有不煩愚言者然  
近世宿儒老師往往有以孔孟之言議程朱者後生

晚進習聞其說以為程朱之書不足讀凡諸邪說之  
起皆由此蓋世學之弊至今日極矣吾徒當堅守毅  
率不變庶幾或有聞風興起者但所患者沈潛之人  
極不易得聖賢之書非可以粗心讀者世之學者不  
能深詣皆坐此去歲為諸生講孟子於家梁惠王上  
篇第四章未引孔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云  
云嘗疑所引孔子之言殆與上文不類然稠人中不  
可遽及未定之說乃姑因集註說以為孟子引此意  
在深戒人君不仁之心若愚之所見則謂上文既論



人君不仁之罪最為深切而又更引作備之事者以明民當愛重之意不獨戒不仁也蓋民為萬物之靈不惟人君為民父母所不忍殺亦雖人君有不得殺者故引孔子之言以為用象人以葬聖人且惡之如此則民之可愛且重也甚矣安可使斯民飢而死乎大抵世主常視民甚輕其飢而死亦愒然不加之意所以至於率獸而食人也由是觀則其引仲尼以下自有一種意味而如之何三字最為有力不知賢意以為如何又託或人傳一儒者某氏之說云羅仲素

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羅氏之論為無益之言天下固有不是的父母但孝子不見父母之不是耳僕謂此不善讀書者也安能知羅氏之意乎所謂無不是底父母者其要在父母二字見之蓋曰父母所為雖有不是然其所以為父母則依舊是矣豈可以其所為之不是遂併父母為不是乎故以人子觀之其所以為父母者是矣則并其所為雖不是亦是也苟以為不是則其不是在子不在父母是天下有不是的子而無不



是的父母也蓋為人子者真知不是之不在父母則  
 父母所為之是非非所論矣為人臣者真知不是之  
 不在君則君所為之是非非所論矣故了翁賢之曰  
 唯如是然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皆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觀天台陳選解小學  
 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其說甚為  
 膚淺若如此解恐羅氏之言有未免某氏之譏者此  
 與前所言作俑之說皆難與彼粗心讀書者議也因  
 承諭賢輩講習之事並錄于此書到與仲敬等論其

當否俟他日見示聞仲敬比日強健講學無懈私心  
 不堪欣慰何喜如之煩賢為僕致意為幸適會新年  
 頗多迎接忽忽不備

後編鳩巢文集卷之六終

後編鳩巢文集

卷之六

完



